

[美]凯恩斯·哈博 著

吴 正 译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堕入爱河



隋人爱何

〔美〕凯恩斯·哈博 著 ● 吴 正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墮入愛河

责任编辑：邓映如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6年8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2次印刷

字数：153,000 印张7 印数71,000—78,900

ISBN7-5404-0379-9

I·302 定价：2.25元

他们是与所有已经结婚、有了正当职业和家庭束缚的人们没有什么两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从未期望在他们的生活中会产生一些不寻常的变化。

但，就在一个与其他日子也并无两样的日子里，他们在火车上遇见了。

然后，一切都变了，他们——

堕入了爱河……

他们终于成了两个与众不同不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

摩莉收住了口。为什么她要象这样地犹豫不决呢？为什么她不能把她真正想要告诉他的话讲出来？“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着你。”她坦诚地说道。

法兰克露出了喜悦之色：“是吗？”

“是的，我是指，你是知道的，我是指能再次见到你——能在这么几个月不见面之后再度见到你。”

“是啊，真是有意思。”

“是的。”

谈话中断了，他们互相审视着对方的脸部表情。法兰克最为她那面颊上的柔滑的曲线所动心。

“我也已经结了婚，”他说。

“是啊，很多人都是结了婚的。”

“是的，我想也是的。”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笑意……

第 一 章

威彻斯特镇从晨雾中醒来：眩目的太阳正挂在碧蓝的天空，带着一种崇高的尊严；一切都伫立在透明的十二月的寒冻之中，显得纯洁无瑕，色彩分明。秃枝的树木，空旷的田野与露出了和悦微笑的农庄。在市镇上，视觉效果也一样地具有舞台布景的情味：外墙被新涂上了油漆的别墅，擦得干净明亮的商店橱窗，重新铺过了路面的道路，车身刚被洗刷过。

在耀眼的阳光下，哈森河谷的景色更是迷人：河水平稳地向前流去，河面正欢乐地反射着阳光；堤岸是曲曲歪歪地沿着坡度时起时伏的，更为这广浩动人的风景增添了一种透视感。上帝是这一片景色的设计者。

！ 一列火车正从这一片景色之中穿梭而过。

它象一条巨大、柔身的爬虫，它的蓝、银相间的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正朝着纽约城的方向加速，丝毫也没去留意在它两旁闪过的伟大迷人的景色。它已千百次地在这条线路上往返，即使是最动人之处对它来说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瞥。那些车厢内的乘客也象它一样，有着各自的心思，他们都是这条路线上持月票的长期乘客，现在正赶去纽约上班。他们把睡意从眼中抹去，准备去办公室的、工厂的或商店的岗位上迎接新的一天工作。他们有的在看报读书，有的静静地吸着烟，有的在交谈，也有的在玩拼字的游戏。一种漫不经心的气

氛弥漫在车厢里。

他们只是每天无数从四郊输送往曼哈顿工商业中心的巨大的劳动力之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必须回回赶去那里赚取赖以生活的资料。他们脸部的表情是冷漠的。

但摩莉·盖尔蒙却不一样。

当她站在月台上等待着那班驶经阿斯赖并前往纽约去的列车时，她的面孔显现得沉静而愉悦。也有一些人和她在一起等列车，但他们只是些站立在原地的塑像般的身影，无所触动地两眼朝着列车驶来的方向呆望着。摩莉偶然沿着月台来回地踱步，她核对着自己的腕表，把手提包在腋下夹得更紧些，然后再向着铁轨在初阳中铺展而去的方向张望。

摩莉是个纤长而漂亮的女人，约摸三十多岁。她长着一头飘忽的秀发，发型也是常根据她的情绪在变化着的，她老喜欢穿那类宽大的衣衫。现在，在月台上等待着列车的她，为自己选择的是一件黄色的外套和梳起而高耸的发型。

她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乘客。今天使她怀有与众不同的情绪的原因是：她正期待着去享受一次愉快的旅行。那些人都只象是一座座的机器人，一旦被打开了电钮，便去遵循着那条日常的工作顺序直到一天的结束，但摩莉并不是这样；对于他们，曼哈顿是一座巨型的监狱，对于她，那里是她逃避枯燥生活的去处。

列车绕画出一个圆弧，然后朝着车站笔直地驶来。摩莉向着铸造在火车头上的那巨大的M字母瞥了一眼，车头正从蒸汽中涌现过来。当车边的门放下让候车者上去时，她见到了那行印在车厢外面的“METRO NORTH COMMUTER RAIL—ROAD”的字样。她刚一踏上车，车便又发动了，开始继续

向前。

摩莉沿着车厢的走道向前走去，终于，她在右排上找到了一个座位。车厢内浮动些些许的谈话声，但总的来说，车内的气氛仍然是沉闷的。威彻斯特镇郊的自由与纯净的空气和曼哈顿工作日的疯狂的奔忙在这里交流、混合。

当然，摩莉是唯一被这片气氛排除于外的人。

她平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脑中审阅着那一系列她想要去做的事，并将它们按轻重缓急地排好次序。她须先打电话给柏连——向他报告关于她的这次火车旅行——购买圣诞礼品——再去吃点东西——然后逛街购物——会访朋友——探望他的父亲——再作一轮的购物活动——最后搭车回家。

这是一套令人兴奋的计划，摩莉并没有太多地去想象它。事实上，她已确信这会是一次愉快的出门。虽然，安排紧凑的时间会给她带来疲劳，但对于长期禁闭在家的她来说，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调剂。

列车隆隆向前。窗外，无数幅动人心魄的画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品就已被抛在车后了，列车载着的只是一车厢的盲人。

就在列车抵达多勃菲站的前一分钟，有辆飞驶而至的出租车在车站前刹住，一个人影侧身从车内跳出，他的名字叫法兰克·雷梯氏。他拎着一方公事皮包，夹着一卷图纸，穿着一套绿色的粗呢外衣，他神色匆忙。他有着一种男人的粗犷美，但这种美现刻正被另一种焦虑的表情所掩盖了。

法兰克将一张钞票塞入了出租车司机的手中，“这……太多了，”那人说。

“算了，算了，拿着吧！”

“好了……那就多谢了……哦，祝您圣诞快乐！”

可法兰克早已奔进了车站。

当火车沿着月台慢慢停下时，一、二十个持月票的乘客一下子出现了，他们都挤在车门口等着下车。法兰克只得疾奔向前，在他刚好跳入车厢时，那堵门的滑梯已在他身后升起并关上了。他舒了一口气，接着便踱入车厢走道去寻找座位。他在一个男人的边上发现了空座就一屁股坐下来，他并未留意那位就坐在他前排的有着一头飘忽秀发的女郎。他有太多的事要考虑，他的一只手急躁地搔穿过他那浓黑的短发。

法兰克开始审思他的计划：先是乘车出来——接着就去写字间问问情况——作圣诞购物——上午十时左右吃点东西，先填填肚皮——继续购物——午饭是与依特约定了的——午饭后再次去电写字间询问情况——享受最后的购物乐趣——然后，搭车回家。

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样一个出门计划，在它被实施之前，他已对它感到厌倦。他左右环视着，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坐到这么一列火车中来，让它把自己载送去纽约城？

他向椅背上靠去，闭目养神了几分钟。

火车终于抵达终点站的时候，乘客们都从车门里挤出来向自动扶梯涌去。摩莉·盖尔蒙被人潮推涌着向前去，在她不远的后面是法兰克·雷梯氏，他正努力地保护那卷图纸，使它不被从他的腋下挤脱出去。

其他的车也到站了，更多的月、季票持有者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车站的大厅与走道上成了一片人头的海洋；一张张不知名的面孔闪过，它们留下的空隙立即又被另一些不知名的面孔所

代替。摩莉向着那几座电话亭走去，当她把一枚硬币塞进电话机时，她没有注意到在毗邻的一个电话亭中正站着一个敞开着绿色粗呢外衣的男人。

法兰克和摩莉几乎在同一时刻接通了电话，他们的两架电话机只相距一码之遥，他们的声音几乎是重叠的。两个人都在朝着电话筒叫喊着，希望自己的声音能拔高到那片嘈杂的人声之上。

“是啊，这是我啊，”法兰克叫喊着，“汽车出了问题……”

“喂喂，请找盖尔蒙医生接电话。是的，我知道。嗯……我是……我是他的太太啊……是的，喂，是盖尔蒙吗？……不，我不能……我在外面电话亭给你打电话。”

“只管叫他们继续下去，把设备装上。”

“不，我是在纽约啊，”摩莉解释道。

“我在纽约啊……”

“是的。”

“是啊。”

“不，不是……”

“不，不能……”

“不，我搭的是火车……是啊，你明白了吗？”

“告诉他说汽车不能发动，所以我只能搭了火车。”

“没有其他事了吧？”

“没有其他事了，”法兰克回答道，“你好吗？”

“我很好啊……”

“那好。”

“祝你圣诞快乐。”

“再见……谢谢，再见……”

“好了，再见……”

他们几乎是同时放下了各自手中的话筒，从电话亭中出来。他们交叉而过，从不同的出口离开了车站。当摩莉从出口处出来时，她叫停了一辆出租车，而就在此时，法兰克也在另一个门口中出现了，他也挥停了一辆出租车。

两辆车分别载着他们穿过拥塞的街道向着不同的目的地驶去。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对方的存在。纽约的曼哈顿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拥挤与喧闹，在这圣诞节即将来到的日子里，几乎在每一个街路的拐角处都能见到圣诞老人和钢管乐队的演奏。摩莉的司机在拥塞的马路上左拐右转，而法兰克的那一位司机则朝着这节日的交通大发其怒气。

而两位乘客都是很高兴地付了车资，钻出车来。

摩莉在第五街上，抬头望着她这一天航行计划的第一个港口，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挤了进去。这是一家百货公司；店里涌动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五光十色的圣诞装饰品——吊着，挂着，闪烁着。即便是要挤到一件你所喜欢的商品跟前去察看一番，也是困难无比的事，而要等待售货员前来为你提供服务更是使人心焦得不可忍受。但是摩莉却很成功地忍受了，她表现出的是一种很出色的幽默感和高尚的耐性。终于，当她向着商店的大门夺路而出时，她已提着、夹着五、六包圣诞礼品了。她推开门，一股冷空气向她迎面扑来，她沿着人行道慢慢向前走，为能摆脱店里那种蒸笼般闷热的暖气而感到宽舒。向前走了两个街口之后，她才感到整个人清醒过来。

圣·彼特大教堂从这喧嚣、拥挤的一片上高高地耸立着。它的两座孪生兄弟似的塔尖直竖向三百英尺的高空。在那一片

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的摩天大厦的森林中，它那哥特式的石建筑和五彩缤纷的窗玻璃赋予它一种珍贵的与众不同的古典感。摩莉听到了在她的高高的上方，教堂的摆钟正响起和谐的音乐——这才使她记起了她已有多久没吃过东西了。

一辆出售热狗的流动手推车正停在街角处。她已从它的面前走了过去，但她停住了脚步，她作了片刻的考虑，决计走回来。一长段时间购物的搏斗已使她感到饥饿。

“我可以买一只热狗吗？”她问。

“当然行。”出售者感激地答道。

“只要放芥菜酱就可以了。”

“不要辣椒干、洋葱和其他的香佐料吗？”

“只要芥菜酱。”

“圣诞节，放开怀吃一点吧！”那人催问道。

摩莉微笑着：“芥菜酱就够了。”

“好吧。”

那只抹有芥菜酱的热狗递给了她。摩莉让一只手抓住了所有的物品和包盒，腾出另一只手来对付热狗。下肚的热狗令她感到充实和暖和，她又萌生了再一次向拥挤的商店冲击的欲望。

就在这同一时刻，法兰克也正抓着同样的一只热狗，他也面临着同样一个怎样一面提物一面吃热狗的难题，他正从人堆中向一扇电梯门挤去。这是在第五街的一座购物中心大厅里的电梯，整座大厅都被白色的树枝和圣诞灯装饰得象一片银色的童话世界。法兰克丝毫也没有去注意他的周围，他的眼睛盯住了那块在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牌。

指示牌上的灯亮了，一声铃响，电梯门裂开了。待电梯门

里的人流一流完，新的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涌了进去，法兰克是最后一个挤进去的人，电梯的铁门在他的背后笨重地“呼”上了。他把热狗塞进了口中，将两只手中的包盒合并在一只手中，而空出来的那只手便探进了衣袋，掏出一张购物单来。他见到一个女人正在层数盘上按电钮。

他的声音从热狗的隙缝中强挤了出来：“请按四楼。”

“对不起，你说什么？”她问。

他把热狗从口中拔出来：“麻烦你替我按一下四楼的按钮，——四楼。”

“哦，不行。”

“什么，不行？”

“不行，这部电梯不去四楼的，”她边说边转过身来。

“我是想去四楼的啊，”他坚持地说道。

“你不应该在电梯里吃东西。”

“是，我知道……”

“你也应该想到它会弄脏了别人的衣服，”她抱怨道。

“对不起，但你是不是愿意帮我按一下那个电钮呢？”他边说边向那电梯按钮牌点头示意，“就是那个刻着‘4’字的按钮。”

“当然可以，但电梯是不停在那一层上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部直通电梯。”

她是对的——不仅是关于那部电梯，而且还有那条她向他提出的关于不要在电梯中吃东西的意见。

电梯向着顶层直上，中间没有任何停留。然后，电梯的速度慢了下来，它不被知觉地停住了。法兰克走出来，偷偷地走

到一个角落里将热狗几口吃完了，而后，整顿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朝着自动扶梯的方向走去。当他站在自动扶梯上向下层滑行时，他困惑地环顾着周围的熙熙攘攘的购物者，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那样地喜欢来凑这种热闹？难道就没有更简便的购物的途径了吗？他决定明年将用邮购的方法来完成所有的圣诞购货任务。

正当一条自动扶梯将他输往下层时，另一条自动线正把摩莉送上来。他们在中途交错而过，只是，到这时为止，他们仍未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大家都正在同一个区域存在着。他们都正将各自的精力集中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上。

“这一件很好……”

“是的。”

“再说，这一件更会使穿着者具有个性。”

“我也这样认为……”

摩莉正处于左右为难之中。她必须在一件素色的毛背心和一件色泽鲜艳的羊毛套衫之间作一个选择。背心的颜色与式样都够保守，所以这会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柏连是不会拒绝穿的；但假如挑了套衫的话呢？她将会冒小小的风险。她丈夫对服装的观点一贯是很谨慎的，因此背心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抉择，但她心中却隐藏着某种思想，使她宁愿挑选那件套衫：这或许是个能使柏连改变一下沉闷的着装形象的机会。

“你可以两件一起买下，”那位女售货员建议道。

“可是可以，但他只会穿其中的一件。”

“哪一件？”

“那一件，”摩莉终于决定了，她拎起那条背心。但她
的下一个决心是：“我自己要这件套衫！”

她开始在手提袋中搜索起她的钱包来。

正当摩莉在男装部里作出她的决定时，法兰克正在通往下一层女装部的自动扶梯上。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难题：一件过于暴露的进口货睡袍和一袭大方平稳的浅蓝色浴衣，他必须在这二者之中作出选择。那位女售货员正企图替他出主意。

“假如是我的丈夫的话，他一定会选这件，”她自信地说，用手指着那件睡袍。“他会说，这件睡袍会使穿它的人更有女人味。”

“哦，是的。”

“你的太太又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呢？”

“你是指哪一方面？”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让她来选的话，她会买哪一件？”

法兰克提起了浴衣。安妮决不会去选择那么一件热情火撩的睡袍的，她从来只是为她自己，而不是为她的丈夫去着装的。但这一次，他应该去让她冒一点小小的风险，法兰克把浴衣推到了一边。

“我要这件睡袍……”

“你的太太一定会惊喜不已的，”她这样地向他担保。

“但愿如此……”

他付了款，让他提着的、夹着的包盒中又增多了一件负担。他还须去继续实施他的计划表，还有那些孩子们的礼品呢——这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他离开了百货公司，沿着五号街向前走。

就在几分钟之后，摩莉也从那里走了出来，她也沿着同一个方向走去。她的脚已开始产生力不从心的感觉，包盒的重量已变得很可观了，但她觉得安慰的是：她的购物计划终于接近

尾声，只要再多去一家百货店，就差不多是与伊莎培尔约定见面的时候了，这，给了她继续向前的冲动。

当她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时，其中的某些内容吸引了她的注意，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这是一些陈列着的儿童运动用品，她凝望着它们，心中充斥着一种空虚的感觉。在圣诞节里，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能有一个孩子，以能有一个为他或她购买这些东西的机会。她渴望能将她的欢乐与爱倾注到孩子的身上。她开始发现自己正在设想她会怎样来做一个母亲而柏连又会成为怎样的一位父亲，假如他们有了一个孩子的话——但，在目前，这只是一种空想。

她的冥想被一个正爬进橱窗取一件陈列物的男人所打断。他们的目光隔着玻璃只相触了半秒钟，她已感到了一种突然的难堪。她忙把目光收敛了回来，紧了紧手中的提袋和腋下的包盒，便又沿着人行道匆匆地向前走去了。

而那位男售货员也从橱窗里缩回身来，他把一柄垒球棒递给了他的顾客。法兰克接过了球棒，先在手中掂了掂分量，然后再在空中“嗖嗖”地试挥了几下。

“不错，”他说。

“你买下了吗，先生？”

“不，我要一对。”

“一对？”

“我能两手挥棒，左右开弓的。”

“哦，是吗？”那人半信半疑地说。

“其实只是——我有两个儿子，所以我需要一对球棒。”

“原来如此！”

那人至此才明白过来，露出一种被捉弄者的不悦的笑容。

当售货员在把他的礼品包装起来的时候，法兰克正再一次地核对着他的购物表。他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呢！在他积起勇气和能量来作最后一个冲刺之前，他须让自己先享受一次放松的休整。这将是面对一位挚友的、把重量与负担都从腿部卸脱下来的小憩。

依特·拉斯奇正坐在一家餐厅的卡式位子里等待他。

“法兰克，在这儿！”

“喂，你好，依特！”

“怎么这么迟？”

“购物，”法兰克边说边如释重负地一屁股坐到那张沙发上，“几乎跑遍了第五街的每一家百货公司。”

“真是何苦呢，这样折磨自己！”

“今夕是平安夜，依特，平安夜啊！”

“我的基督！”

“是啊，正是为了他的生日！”

依特·拉斯奇是一位体格强健的男人，中等身材，一张性格开放的圆脸，一丘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鼻子，稀薄的柔发贴着他高耸的前额向右梳去，他的一对眼睛中总眨巴着一种嘲讽的光辉。虽然他的年龄与他的同桌伙伴相仿，但他看上去显得更老和疲惫。法兰克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好吗？”

“潦倒不堪——你呢，你好吗？”

“很好，生活充满了疯狂的内容！”

“怎么，疯狂的生活？”

“不，我人并不疯狂，依特。我只是生活快活，——快活极了！今夕是平安夜啊，但我的车却在今晨抛了锚，我赶到曼